

栗木打目连

栗木打目连有些年头了，早在明代他们就将郑之珍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演得像模像样了。于是，在徽州就有了目连戏“出在环砂，编在清幽，打在栗木”的说法。这“打”就是演的意思。

这几年，目连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没少去过栗木。但村里人说，老艺人相继仙逝，青壮年又外出打工，演出很困难。后来我们在马山、历溪两村组班演出，对栗木的打目连我却念念不忘。丁亥年正月初七栗木要打目连，我为之一振，急忙包了辆“面的”，便往栗木奔去。新春天气阴雨连绵，空气和山道都是湿漉漉的，灰白色的“面的”象一条白鳍豚，在连绵的绿色山峦中翱翔，只有一株株野樱花含珠怒放，预示山村的勃勃生机。

栗木又称栗里，因村围多栗树而名。王氏始祖迁到栗木还有段故事。栗木的王氏原来居住在江桐源，这里本来是块风水宝地。男人在外为官经商，兴旺发达，只是妇女在家思夫心切，让风生先生给点破，于是为官不顺，经商不发，男人纷纷回家，以致村落衰败。一年秋收，族长正在晒谷，一阵龙卷风把他家一筐稻谷卷走了。人们第二天才在一里以外的眠牛坦找到，稻谷一粒不少装在箩筐里。族长一看，心想可能是先祖给我们重新选定的阳基，于是他让人栽了一株银杏树，若能活了，就在此建村。到了第二年春，银杏报芽发枝，族长便带着人们迁居下来。

为了牵制这头“牛”的风水，人们在村东砌了一条 80 米长的石畔，又在石畔前砌了一座 6 米见方，高 2.5 米的石礅，喻意 80 米的村?比作牛索，2.5 米高的石礅比作牛桩，拴住这头宝牛。日久天长这村?栽满各种树木，形成了一道水口，遮天挡地，将栗木围住。

说到目连戏这与栗木的香火庵有关。有一年栗木人在与彭龙、下坑三村交界的山场葬坟，挖到一个铜观音，于是村里人便在此建庙供佛，庙名取“天宝庵”。天宝庵设两个佛堂，一间书屋，每年新正栗木人都要进香、吃茶。相

传，有年渚口村老（死）了人，请天宝庵和尚做七天七夜斋醮，谁料，时间没到法本唱完了，法师急得不可开交。此时，有人送来郑之珍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戏本，解了和尚的燃眉之急。演了几场，群众反映很好，和尚们便带回剧本誊抄、排练。农闲时村中便有人到天宝庵学戏，吹吹打打，来来往往，栗木目连戏就这样形成了。

传说归传说，栗木班源于何时，现在已无从考究。按郑之珍剧本脱稿时间，应该在明朝万历年后期，至少栗木班说是徽州最早最有名的班社了。据文献记载，栗木班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表演“盘彩”、“盘秤”等杂耍活动，这些表演与汉代的百戏表演极为相近。

我们赶到栗木村已是下午，戏在衍庆堂演出，走进祠堂，演员们正在化妆，台就搭在祠堂的仪门，演出的场次用红纸贴在大柱上，依次为“报台、上寿、挂长幡、遣三顶、讲经、苦竹林、一枝梅、颠倒颠、三殿、五殿”。短短的十几天功夫能挑出十出戏真的不简单。我逐一采访各位演员，他们当中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末唱过戏，除了两位艺人仙逝外，基本传承有序。不过这种传承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。原来那种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的班规也被打破，在这次演出中，就在4位女性分别饰演刘氏、金奴和尼姑。她们说，现在社会在变革，女人什么事不能做？男人外出打工，演戏人手不够，再说女人戏女人演，更形象更逼真。这点我们在观看演出时深有体会，如在《三殿》戏中，刘氏通关时，唱的《十月怀胎》就演的如泣如诉，催人泪下，感染了现场许多观众，难怪阎王爷也被她打动了。变化不仅如此，敬斋吃素等许多演出的禁忌也在消失。

目连戏对我来说是熟悉又陌生，尽管这些年在做目连戏的申报与调查工作，但每次演出我都兴趣无比。这次栗木打目连，使我对目连戏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栗木目连必竟是徽州最老最有名的戏班，无论是服装、脸谱、唱腔，都是我看到最好的目连戏。

说到演出，扮演傅相的王长松告诉我们，要想长期演出不可能了，我们得生活，靠演目连戏不能解决生存问题，外出打工每月至少挣3000多元钱。这次演出也是我们打工回乡过年临时排的，过二天就走，下次演出什么时候，都

不知道。走出栗木王长松的话使久久不能平静，目连戏这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传承发展呢？

厦门大学图书馆